



1949-2009

共和国作家文库

苍河白日梦



刘恒 著

作家出版社

1247.5

5977

1247.5
5977

苍河白日梦

刘恒著 作家出版社



1949-2009

共和国作家文库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苍河白日梦/刘恒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9
(共和国作家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021 - 1

I. 苍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50179 号

苍河白日梦

作 者: 刘 恒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新丰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20 千

印张: 16

插页: 4

版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021 - 1

定价: 38.00 元 (精)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部

一九九二年三月

3月1日录

说起来话长了，我从头给你讲。人是怪东西，眼皮子前边的事记不住，脚后跟踩烂的事倒一件也忘不了。人都是怪东西！别问我上顿吃了什么，我不知道。要问就问有意思的事。没意思的事我一个字也不说，不信你就听着。兔崽子，咱们从哪儿说起呢？我嘴脏，你不介意吧？你真是个好孩子，我早就看出来。

那天，我记不准是哪一年了，可能是戊申年。那天我去柳镇的码头上等邮差，去早了，跑到福居家的茶馆里要了一碗碧螺，一边吃一边看窗户。窗户对着河汉，来来去去的都是小船，船上有猪、酱菜桶和鱼鹰，也有个把女人一摇而过。我十六岁，喜欢看打架，喜欢看女人的脸蛋子和胸脯，当然，还有屁股。别跟我皱眉毛，你不喜欢看吗？这就对了。我早就说过，你是个好孩子。你知道不喜欢看女人屁股的人喜欢看什么东西吗？我嘴脏，可是我还得说，他们喜欢看茅坑里自己拉出来的屎！他们是蛆，让他们看去吧。我们是人，我们只看有意思的东西。兔崽子，你说对么？

女人立在船上过去，摇橹的样子让我在白天也止不住做梦，都是丑梦。我梦见自己贴着女人肥嘟嘟的后身与她一块儿摇，我和她摇成

一个人了。不怕你笑话，我昨天还做了这种梦，可惜抱的不是人，是一只细巴溜长的野狐狸，是公是母我都没弄清呢！我说的事有意思么？

你要觉着没意思，我就不说了。这世上跟我同岁的人还有几个？我是一八九二年生人。一八九二年，你算算吧。他们和她们都在土里烂成了泥，不小心让人挖一块骨头出来，都给当成羊骨头和猪骨头，没人再拿他们当人。我该知足了。多嘴多舌不是好兆，老人多嘴多舌就是活不长了，那是老天爷在催他的命呢！

孩子，你把茶杯给我递过来。

谢谢，把痰盂也端过来。

你耳朵真大。

你有福。

你知道我的小名么？

我小名叫耳朵。

你摸摸它，像什么？

对，海参。

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？我不怕多嘴多舌，不管死人和老天爷乐意不乐意，也得容我把话说完。我不比你们年轻人，说话的时间有的是，当一年哑巴也没关系。我是说一句少一句，一天也不能耽误了。我不能让这么有意思的事情烂在肚子里，我得说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你爱听不爱听都没关系，我冲着这堵墙讲故事可不是一年两年了！

墙上有女人。

不信你看。

你是个瞎子！

我都懒得张嘴了。

那不是屁股，那是去年夏天漏的雨水。你不能用眼睛看，得用心。只要心思对了，闭着眼睛也能看见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你猜猜我现在看见什么了？

年轻人脸皮薄，我不能告诉你。

我看见了一个淫字。

淫，你懂吗？

福居家的茶馆卖水，还有一绝，是给茶客梳头。你刚坐下，小厮就凑过来解你的辫子，你在前边喝他在后边梳，哪痒痒了用手指指，梳子齿儿马上就能刮过去。别担心头皮渣子脏了茶碗，他早就往你脑袋上抹了黏糊糊的芝麻油了。闹不清老福居凭什么把两样不相干的生意做到一处，只知道人们都喜欢亮晃晃地从那里走出来，为了这点儿气派他们得多付两碗茶钱呢。

茶馆傍着柳镇的西街，走过码头的空场，是东街，那边花花绿绿的什么都卖，卖的最俏的是肉，女人的肉。那些把芝麻油味儿带过去的人，是穷酸的嫖客。他们办完了事还回来。一口气能喝干一壶茶水，喝够了把嘴一抹，一五一十吹嘘他干了什么，怎么干的。说得高兴了，他们能把条凳比做女人，手是手脚是脚地演起来。福居家的茶馆不光卖水梳头，还是个海淫的去处呢。不为这个我也不去喝那么贵的茶。以后我才知道，娼寮里的茶更贵，用老嫖客的话说，一碗人血也不过如此了。他们嫖以前嫖以后为什么到福居那里去，你该明白了吧？

他们缺钱。

我也缺钱。我是乡下来的仆人。我是榆镇曹如器曹老爷家的奴才。曹老爷是远近闻名的绅士和财主，我不能给他丢了面子。我不喝本地产的绿针，我要了外省舶来的碧螺。我不看那些下作的比划，我看窗户外头的船，我看着船上的女人做我自己的梦。可是，茶客们的脏话我一个字也没漏掉。有人在吹牛，说他靠着一瓶洋酒，干了柳镇东街里最值钱的黑鹰，算那天他一个小钱没花，已经白操了她七天了。

老福居带头嚷嚷：杂种操的你放屁！

那人忙说：我要说谎就不是人，她贪酒！

老福居说：七天？除非你宰了她，奸尸！

茶馆里笑翻了。我不懂什么叫奸尸，可是我一下子想到了黑鹰的脸蛋子和两条长腿，脊梁沟里一阵酥麻。老福居的嘴可真厉害。他对

我倒很客气，他知道我是谁。他给我续水的时候很小心，让我直觉着自己是个有钱人。

他说：耳朵，你们家老爷近来可好？

我说：托大叔的福，他老人家好着呢！

他说：你又上药铺了么？

我说：老爷让我买高丽参和枸杞子。

他说：初夏了还补么？

我说：我不知道。

他说：你是等邮差吧？别等了，萍水湾的饥民暴动了你不知道么？官船和商船一时上不来，没有一句两句的别想着信。回榆镇去吧，见了曹老爷别忘了代我请安。你留心点儿，别让他瞎补，小心补坏了身子。

老福居多会说，把自己当成和曹老爷平起平坐的一个人了。实际呢，我们老爷见了他都不一定知道他是谁。福居的心眼还是不错的，他竟然不知道我泡在他的茶馆里是图什么。不怕你笑话，那些下作的故事可真叫我动心，我觉着我整个儿人都掉到东街人肉的香味儿里去了。我在白日梦里听到老福居说：你们听。茶馆里乱哄哄的。老福居又说，你们听呀！人们静下来，苍河上飘出纤夫的号子，吼的人不少，是一条大船。

大家跑出去看热闹，码头上晃着一大片脑袋和辫子。人群前边有许多灾民，他们刚才躲在柳镇的各个角落，听到动静都饿狗一样扑出来了。东街街口的石台子上浪着几个娼寮的粉妞儿，大红大绿，浑身上下都是不值钱的薄缎子，衣服样子不像本地那么肥，是从下游富庶地方学来的。我往后站，仔细看她们，我管不住自己的眼，它们太馋了，哪儿都想去，像贼的两只手。

苍河比往年枯了一丈，岸边都是泡白了的石头，水草趴趴着，像死人头发。纤夫踩着它们往上走，一直走上码头的石头台阶，拢岸时舱底刮了河床，泥浆冒着泡儿泛出来。饥民们像见了皇上，都跪下了，疯疯癫癫地叫唤：老爷赏一口吧！老爷赏一口吧！

船真大，不是客船和盐船，也不是米船。船的样子很古怪，中间

有桅，船头上漆了鱼嘴和鱼眼。你去过苍河没有？那真是一个没头没尾的东西！它的下游是县城，是府城，完後は省城，再往后就流到外省去了。那时候我不知道海，只觉着河水不管流多远，也是在地皮的一条沟里来回来去地转悠，没有别的去处。那条外省来的船没有吸引我，我用眼睛撬娼妇们的沟子呢。大船的跳板咣一声砸在码头上了。

船舷里只有苦力，没别人。

饥民们突然改口了。

他们叫：亲爹！亲爹！赏一口吃的吧！

我想看看他们的亲爹是谁，一扭头看见跳板上走下来两个贵人模样的家伙。一高一矮，都是洋装，黑颜色儿，礼帽和斗篷也是黑的。他们让岸上的人吓住了。一片瘦胳膊！一片讨食儿的破碗！码头上活像长满了脏蘑菇。他们找不到下脚的地方。高个儿摘了帽子，一脑袋金丝头发，鹰鼻，鹄眼，白皮，我不说你也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。

他是个地道的洋人。

这一回是岸上的人给吓住了，匆匆闪出一条道来。饥民们不再吱声，都举着碗往跟前凑。洋人一路走一路往破碗里扔小钱。矮个儿也在扔，施舍得不耐烦，一把抛出去了。贱人们抓挠着搅成了一团，只有疯狗才能打成那个样子。洋人丢光了小钱，随手扔了几块鹰洋。不要脸的饥民又叫起来，你再有灵性也猜不出他们叫什么。

他们叫：洋祖宗，您赏牵拉孙儿一块吧！

人饿到那个分儿上就不是人了。

那位矮个儿不是洋人，脸蛋子倒比洋人白净。他走过来的时候一直瞧我，走过去了又瞧瞧我，我也瞧他。我很熟悉他脸上愁眉不展的样子，可是我记不起这个垂头丧气的人是谁了。那时候，凡是有点儿文化的人都是这副眉眼，小学堂的教师，串酒铺的秀才，省城高等学堂的读书人更不用提了，你只要看他们的脸就知道老天说话就要塌下来，哪个也别想跑。

我真该死，怎么没认出他来。

他站在离我两丈远的地方不动了。

我们中间隔着饥民和娼妓。

他说：耳朵，是你吗？

我一下子弄明白了。他的脸真苦，我差一点儿掉了眼泪。我几步抢到前边，跪下来给他磕头。我很会磕头，脑门子在青石板上碰得嗡嗡响，又麻又晕，可一点儿也不疼。我把那些要饭的卖肉的吓坏啦。

你听过评书没有？

我最喜欢评书的最后一句。

咱们下回——再讲。

我该出去溜弯儿去了。

他是谁，我明天告诉你。

又飞过去一架。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敬老院盖在这个地方。这地方安静。他们一定以为上岁数的人都是聋子。我可不聋，这是今天的第三十八架了。我刚搬来的时候很娇气，听到飞机的声音头皮都发炸。现在我习惯了，我把它看成鸟。我看它们，就像在老福居的茶馆里看船。苍河绕来绕去，流到我头上去了。

我还是告诉你吧。那人叫曹光汉，是曹家的二少爷。他有一个远房舅舅在光绪的朝廷里做着外交官，攀了这层关系，老爷出钱把整天唉声叹气的二少爷送到西洋留学去了。曹家不指望别的，他们只害怕他窝在榆镇的盆地里变成古怪的人，变成疯子。他是甲辰年十九岁的时候走的，回来的时候有二十三岁了吧？他穿戴变了，身材也变了，没怎么变的是那张脸，还有那令人担忧的性情。他对我说：耳朵，是你吗？听声调好像他刚从地狱里爬出来，好像他刚刚爬出来又得马上爬回去了！

二少爷是很可怜的一个。

这是第三十九架了吧？

孩子，你坐过鸟吗？

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忘记告诉你了。洋人穿过柳镇码头的时候，东街口上的娼妇们一阵骚动。有个穿粉衫的娘们儿呀地惊叫了一声。她不是黑鹰，她叫白马。她说那句话的时候风骚地扭来扭去，好像孙

悟空躲在她后边，要用金箍棒把她给支起来了。

封建社会怎么样！

女人就是女人。

女人是有很多名堂的。

她说：好一根洋毡毳！

去吧，祝你睡个好觉。但愿你早晨来看我的时候，我还活着。不管怎么样，有意思的事情还在后边，我要下工夫干到底。去休息吧，不要为女人的一句话害羞了。

千真万确，那是她的原话。

我累了。

3月2日录

榆镇在两道山岭后边，是个万亩大小的盆地。盆地里的河叫乌河，水不深，可水急，只能走木排和竹排，不能走船，多轻的船也不行。河心里净是房子那么大的石头，水冲上去撞得很响。乌河在山谷里拐上七七四十九道弯儿，最后流到柳镇的西边，成了苍河的一脉了。

为了行排，河上没有矮桥，只有一座吊桥。没有吊桥的地方，人们得蹚水过河。从码头去榆镇的路有二十里，它一会儿在河那边，一会儿在河这边，坐不上轿子骑不上马的人，只能拎着鞋赶路。夏天发大水的时候，这条路干脆就没了。没路了也不怕。榆镇和山外边断绝来往是常有的事。榆镇是丰衣足食的好地方，我们怕什么呢？跟苍河上下数不清的村镇比比，榆镇在我们榆镇人的眼里简直就是天堂了。

现在想想，这种孤芳自赏实在是毫无道理。整个盆地里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曹家的老少，一种是曹家的佃户。榆镇是天堂也是曹家的天堂，跟我们这些做奴才的有什么相干呢？！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把自已当个人儿，到头来不过是曹家府里一条饿不着的狗罢了。

那时候，不瞒你说，只要能在曹府里做事，做狗我也乐意。不为别的，就为曹老爷待我太仁义了。我没有父亲，也没有母亲。我三岁

给曹家喂鸡，五岁给曹家养猪，九岁给曹家放马。别人十六岁了是苦力，在曹家的屠场、纸场、扇场里做活，我十四岁就做了曹老爷贴身的跟班，穿好的、吃好的、用好的。我还图什么呢？我从跟曹家的家禽打交道的时候开始就不把自己当外人了，那么多年混过来，我觉着我差不多就是曹老爷的一个儿子。他老人家怎么看我我不管，我有我自己的主意就是了。偷偷地给一个老地主做儿子，这叫什么事？

你说得很对，这是悲剧。

我在码头上认出二少爷，为什么要哭，为什么拼命磕头，秘密就在这里。他愁眉苦脸的样子，让我心疼，也让我觉着亲近。那天我在人群里为他开道，求他把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。他想了想终于这么做了，我很满意，我成了他手里的拐棍儿，可以硬邦邦地拨拉那些挡道的饥民了。他们不断哀求：亲爹！您救命！我真想踢他们。实在没的吃了，吃腿上的肉么！这么低三下四的，哪配活在世上。二少爷的脸色很悲怆，不知道怜他们呢，还是怨他们，他穿过人群的样子像逃跑。

他说：这里也弄成这个样子了！

我说：去年涝，今年又旱了。

他说：榆镇的米仓怎么样？

我说：满着呢！

他说：为什么不多赈一些呢？

我说：赈了不少了。县城有咱们家开的粥棚，逢五逢十生火，大少爷哪个月也得跑两趟。

他说：为什么不天天生火？

他气冲冲的样子把我闹傻了。

他又说：人是逢五逢十才吃饭的么？！

我说：朝廷都没有办法了，靠咱们张罗有什么用。把米赈光了，咱们吃什么？

他说：要吃大家一块儿吃。

二少爷还是过去那个莫名其妙的人，我想我得留心。上路以后，我求他让我背他上山，他不肯，我又求了一次，他还是不肯，只答应

把胳膊搭在我肩膀上。我怕他胳膊抬高了累着，故意弯膝弓背让身子矮下去。我的脸离地面那么近，两只手一伸就能爬着走路了。

洋人一直跟在旁边。我和少爷说话的时候，他就听着，看我们俩的嘴。我们不说话的时候，他就吹口哨。他吹得很响，像一根笛子。二少爷心情不好，不怎么跟他说话，说个一句半句也是叽里咕噜，他听了以后使劲点头，样子很厚道，还有点儿傻。他到路边树林里累累坠坠地撒尿，让我大吃了一惊。我眼尖，什么也别想逃过去。我突然想起了婊子说的那句话，我没出息，我又梦见在船上撅着屁股摇橹的女人了。

你仔细看看我的老脸，它下贱吗？

人下贱不下贱，是看不出来的。比如你是好孩子，你在想什么，我可一点儿也不知道。

你不会想着扒女人的裤子吧？

我年轻的时候经常这么干。

在梦中。

对。全部。

例外的情形，我以后会告诉你。

我们半夜才到家。跟我们同行的有几百个饥民，他们抢着帮助二少爷运行李，赶都赶不走。行李中有五六个木箱子，大的像瓜棚，小的像鸡窝，事后我知道那是一套造火柴的旧机器。本来是要雇脚夫的，不料饥民们一拥而上，抬着机器就走，像一大窝蚂蚁。我告诉少爷，让这帮人赖在榆镇白吃白喝就麻烦了。少爷不理我，过了半天才白我一眼。

他说：这不是很好么。

饥民们很懂事，很卖力，也很小心。我们还在山腰，那些机器已经上了山顶了。山顶上有曹府的家丁，他们轮班拦截入境骚扰的饥民。这一回他们没有拦住。有二少爷撑腰，饥民羊群一样冲向榆镇，他们托着木箱子在镇街里走，吵吵嚷嚷像支过节的队伍。

有人提前报了信儿，曹家的仆人们打着灯笼火把迎出来。整个镇

子都给吵醒了。我听到了大少爷曹光满的声音。隔着乱哄哄的人群，我看见他站在曹府门楼的高台阶上，让火把映得满面红光。他在各方面都是与二少爷相反的人，他的笑声能把房上的瓦片震下来。

他说：光汉！光汉！！你在哪儿呢？

我们好不容易挤到他跟前。他一把抓住了弟弟的胳膊。俩人一个热一个冷，让人看了真不舒服。

哥哥说：你叫人认不出了。

弟弟说：噢，是么？

哥哥问：这洋人是干吗的？

弟弟答：机师。我的朋友。

二少爷向洋人咕噜了几句。

洋人说：你好！

难听极啦，像猫叫。我们进门楼的时候，觉得事情不对头。二少爷沉着脸，他肯定后悔了。饥民们往门楼挤，越来越像一群疯子。他们拍打木头箱子，齐刷刷地喊：一哩二哩三，拿饭来！四呀五呀六，拿肉来！七啦八啦九，拿酒来！！你拿酒来！！

二少爷脸都绿了。

这就是报应。

如果有人叫你亲爹，你不要当回事。

别相信那些赞美你的人。

3月3日录

二少爷的样子像吃奶。他的脸贴在他母亲的胸脯上，跪着，不动弹。这不怪他，是他母亲让他到跟前来，完后把他揪过去，按到怀里就不让动了。留洋以前，母子俩经常这么做，这是他们的习惯。二少爷吃母奶吃到九岁，一个愿吃一个愿喂，说不清毛病出在谁身上。

二少爷可能闻到好几年没闻的味儿了，他迟迟不起来。曹张氏不到五十岁，整天吃素念佛，脸很年轻。那上面是流着泪了。

她说：汉汉，这次回来再别出门儿啦！

二少爷唔唔唔，扎着脸，像头小猪崽子。

他们把别人忘了。屋子很大，是专门会客的厅堂。上首的另一张太师椅上坐着曹老爷，两侧的偏椅上，一头是大少爷，一头是洋人。我在靠窗户的地方立着。半天没人说话，大家都很吃惊。洋人可能觉得母子俩很奇怪。老爷和大少爷吃惊，是为别的事。

我也吃惊。

二少爷没有辫子了！

我一直以为他的辫子盘在礼帽里。他往母亲怀里扎的时候，礼帽滚到地上，骨碌碌像滚着一颗头。不满皇朝的人才这么干。二少爷想造反么？

曹张氏一直在哭。

曹老爷不言不语，像睡着了。

大少爷朝洋人笑笑，点点头，洋人也朝大少爷笑笑，点点头。重复了好几次，最后谁也不看谁了，都把脸往别处扭，生怕碰上对方的眼睛。母子俩还没有分开的意思。我看出洋人很紧张，他肯定觉得再呆一会儿就不得了了，儿子要叼住母亲的奶子了！

他的担心有道理。

我见过这种事。那是二少爷留洋前一年。在曹张氏念佛的禅房里，是夏天，开着半扇窗户。我看见了二少爷的后脑勺，还有曹张氏闲在旁边的一只乳房。它像个雪白的葫芦，比葫芦蓬松。那年二少爷十八岁，我十一岁。我经常在曹府里蹓跹，我见识的有意思的事情多了。有时候我还到房顶上去蹓跹。我小时候上房，是抓逃跑的母鸡；大一点儿了，是想看星星数星星；再大一点儿，目的就复杂了。我不说你也明白。

那天，洋人冷落了。曹家见过大世面，跟洋人打交道不是一次两次。槐镇礼拜堂的神甫常到榆镇来，他不坐轿，也不骑马，他永远骑着一头驴，是叫驴，个头儿比马还高。他来不为传教，是为收购曹家屠场的猪鬃和曹家山场的木材。他会说中国话，跟大少爷讨价还价很麻利，逼急了他就耸肩膀，笑着说：操你妈的！

大少爷也笑着说：操你爸爸的！

成交了他们就互相拍打肩膀，很友好。神甫和曹家有定约，不往榆镇发展教民，这里的人信佛。曹家不怕和洋人打交道，神甫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个商人。洋人都是商人。新来的这个也不例外。我琢磨曹老爷和大少爷准是这么想的。我觉着过意不去，给大鼻子端茶的时候特意跪下一条腿，把杯子举过头顶。这是给贵客行的礼节了，洋人手忙脚乱，好像曹张氏当真把乳房掏了出来。

他确实不像个有身份的人。

后来我跟着老爷到他屋里去了，他让我把药铺的纸包打开给他看。我告诉他五条腿儿的高丽参没有，只有四条腿和三条腿儿的，须子倒不少，每根参都在三十条以上。他拿起一根人参数了数，很仔细。

他说：枸杞子是沙地产的吗？

我说：掌柜的说是。

他的屋里长年点个小火盆，老有一口小药锅在煮各种东西。他不让仆人干这个事，处处自己来。他补身子补得很郑重，完全着了迷。屋里那股怪味儿只有他才受得了。曹张氏搬出去，在禅房里吃喝拉撒睡，可能是为了躲开这股味儿。不过她也有自己着迷的东西。她迷的是佛和鬼神，她早就把自己当个神仙看了！

她肯到厅堂里迎接二少爷，不容易。

曹老爷乐意她这个样。老爷每天拿个小楠木筷子扒拉药锅，很专心。他看书，打拳，在自家扇场做的纸扇上题诗作画，其乐无穷。他常有不高兴的时候，因为他怕死，怕得很厉害，可他从来不说。他每怕一回就加倍地煮各种稀罕东西，他吃过蚂蚁和蚂蚱，吃过蚕蛹和牛蜂，他还用蜂蜜熬过蜈蚣，他吃的东西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了。外人只知道他吃参吃茸，知道他老在补，可是没人知道他到底干了些什么。他家里人也没我知道得清楚，我为老爷捉过蜻蜓和蝥蛄儿，我还为他掏过老鼠崽儿呢！

他把整个家业都压在大少爷身上了。

大少爷也乐意这个样子。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，好像世上没他干不成的事。几百个饥民在大门口堵着，他连眉毛都不皱一下。他把

家里六个厨子从被窝里拎出来，连夜煮饭蒸馒头。他亲自把饭筐抬到门楼台阶上，往人堆里扔馒头就像在乌河上打水漂儿。

他说：把后山上的木材抬到柳镇去，我管饭！天亮了动身，我管你们三顿饭！

事后证明，他确实管了饭。可是饥民返回的时候，让准备充分的家丁用鸟枪、土枪、快枪给揍到山底下去了。榆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宁。大少爷就是大少爷！他的聪明和果断比二少爷强得远。

二少爷会什么？

他会吃奶！

他和洋人当夜就住到左角院去了。正院住着老爷太太。右角院住着大少爷一家。左角院一直没有住人，可一直有人收拾着，有水塘、假山、藤萝架，房子曲曲斜斜，是很美的一个去处。老爷让我也搬过去。

他说：你住靠门口那间耳房。

他边说边往药锅里揪人参须子。

又说：你替我盯着他们点儿。

我不明白老爷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
他说：光汉是个疯子。

老爷从药锅里夹出一颗煮烂的麻雀脑袋，咯吱咯吱地嚼着吃了。我看见药锅里滚着许多羽毛，老爷把整根人参插了进去。

他最后说：那洋蛮子是个贼！

我更糊涂了。

你说，我能不能糊涂么？

咯吱咯吱咯吱的！

不能说了。

我脑壳疼。

很疼。

我犯了一个错误。我不应该告诉你上房的事。我一辈子只有一个秘密，我希望你不要产生误会。我的老脸都热了。你不用解释。

你的理解对我没有意义。我的人生阅历是我的财富，它们的一部分是靠爬房顶积累起来的，你让我的老脸怎么能不红！

你也有这种冲动吗？

你是不是想安慰我？

对！现在的建筑物漏洞太少了。

我很高兴，孩子。谢谢你把听我讲故事和我爬房顶相提并论。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。我老糊涂了。

那座假山紧靠着房檐。

我三五下就能蹿上去。

我是给曹家放过五年马的人！

人要年轻，做什么事都方便。

你想过用望远镜吗？

我在哪张小报上看到过。

糟糕！

我的老脸又挂不住啦！

3月4日录

我由正院的跟班，做了左角院的随从。我还是曹老爷的药童和密探。我要干的事情很多。我知道先干什么后干什么。洋人吃不惯曹家的饭菜，这事不急，他不想吃就先饿着吧。我悄悄地量了二少爷礼帽的内围，到榆镇旁边的村子里给他张罗辫子去了。

我找了头发颜色差不多的八个佃农，付了几枚小钱，从他们头上各取了一缕头发，我又找到编竹器的师傅。他用醋和香料洗净八撮杂毛，用它们编了一个又黑又高的辫子套。他问谁用，是有人鬼剃头了么？

我说：有个做和尚的亲戚要还俗了。

我把它拿给曹老爷过目。

老爷说：没虱子吧？

他很满意，让我把二少爷叫来。二少爷正在前院的轿廊里擦机